崖州民歌文化价值的三维解构与活态传承的当代实践研究

陈艳芳，田二林

（琼台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海南海口　571127）

[摘　要]崖州民歌是宋代发轫于古崖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活态载体。本文突破单一艺术视角，构建“历史记忆—艺术审美—文化认同”三维框架，系统解释其文化价值：历史维度作为“活化石”保存生计结构与民俗信仰；艺术维度以五声音阶为基础，形成贴合方言的声腔体系与“含蓄内敛、质朴自然”审美气质；文化认同维度为跨族群纽带，整合汉、黎、苗等族群的共识。活态传承的当代实践研究旨在为推动非遗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实现崖州民歌文化的当代再生产，展现文化韧性。

[关键词]崖州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陈艳芳(1979—)，湖南隆回人，琼台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民族音乐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崖州民歌文化研究”(项目编号：HNSK(YB)23-19)；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政视域下海南‘主旋律’歌曲融入高师声乐课堂的教学研究”(项目编号：Hnjg2025-156)。

[DOI]https://doi.org/10.62662/ysxk0205002　　[中图分类号]J607

[本刊网址]www.oacj.net　　[投稿邮箱]ysxk2025@163.com

引言

崖州位于海南岛南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与中原文化南迁承接地，自宋代起为多族群迁徙与文化交融的核心区。多元文化孕育的崖州民歌传承至今，是海南最古老的民间歌谣形式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文基于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交叉视角，结合 2023—2026 年田野调查资料，将崖州民歌置于地域文化历史脉络中，系统阐释其多维文化价值，揭示其本质属性，探讨当代传承路径，旨在丰富中国南方民间音乐研究理论内涵，为非遗活化利用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实践样本。

一、历史记忆的活态载体

在当代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中，民歌早已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艺术文本，而被理解为一种深度嵌入社会结构、历史经验与文化认同之中的“活态文化形态”。崖州民歌通过近千年的代际传唱，将地方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秩序、价值观念与精神信仰转化为可感知、可记忆、可再生产的声音形态，构成了理解崖州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重要“活化石”。

(一)生计结构与民俗信仰的声音记录

在经济生活层面，崖州民歌清晰地呈现了当地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兼具海洋经济特征的生计结构。这种结构并非抽象的制度描述，而是通过具体的歌唱实践被民众感知和记忆。种田打粮、捕鱼煮盐、砍山卖柴、纺纱织布、竹林生产、坡饲家养、土木铁匠等劳动类民歌，其旋律节奏与身体动作高度契合，形成“身体—音乐—劳动”三位一体的实践结构。例如，咏木匠的民歌：屁股移动脚踮踮，双手刨木眼盯盯；木屑从刨肚飞出，斜眼看木笑慰然。从人类学视角看，这类民歌所体现的并非单纯的生产技术，而是一整套关于“如何在自然中生存”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在民俗信仰与社会生活层面，崖州民歌同样承担着重要的文化整合作用。围绕节令、祭祀、婚嫁、丧葬等人生仪式形成的歌唱传统，将抽象的伦理规范与信仰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情感体验。以婚嫁仪式中的《哭嫁歌》为例，其歌词既包含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对兄弟姐妹的不舍，也通过叙事传递家庭责任、亲族关系与性别角色规范，使伦理教化在情感共鸣中自然完成，而非通过说教方式强制

灌输。这种“情感化的伦理表达”,正是传统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文化机制。

(二)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崖州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长期共居与互动的重要空间。族群认同并非由文化内容本身自然决定,而是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享的象征体系与实践活动不断建构。各族群在生产合作、社会交往与通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和而不同、共享价值”的文化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崖州民歌发挥了跨越族群边界的文化整合作用,成为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共同载体。

从语言层面看,崖州民歌以崖州客语(属于闽南语系)为主要演唱语言,但在长期流传中吸收了大量黎语、苗语的词汇与发音方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特征。例如,民歌中对“稻子、椰子、槟榔”等地方物产的称谓,同时存在不同族群的语言变体,歌手在演唱时会根据受众的族群背景灵活选用,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从内容层面看,崖州民歌反复强调的孝道观念、家庭责任、邻里和睦与诚实守信等核心价值,构成了地方社会的跨族群道德共识。这些价值并非以制度化文本的形式被强制灌输,而是通过歌唱这一富有情感感染力的艺术实践,被自然内化为群体的共同认知。

(三)民间历史叙事的独特建构

相较于以文献为核心的官方历史书写,崖州民歌所承载的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民间历史”。这种历史并不以明确的年代标记或宏大事件叙述为特征,而是通过叙事性歌词、情感化表达与反复吟唱,将地方社会的集体经验转化为可持续传承的声音记忆,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地方历史叙事体系。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看,民歌是一种重要的“记忆媒介”,它通过可重复的旋律与固定的叙事结构,使个体经验上升为群体记忆。在崖州民歌中,关于迁徙垦殖、家庭变迁、社会角色转换以及生活困境的内容,往往以隐喻或故事化方式呈现。例如,长篇叙事歌《贫家织女怨》(蔡明康收集整理)通过讲述一位普通女性的人生遭遇,折射出古代崖州地区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矛盾;抗日战争时期传唱的《抗日救国歌》长达数千句,历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号召民众团结抗日,成为动员民众的重要精神武器。这类叙事虽不具备编年史意义上的精确性,却真实保留了普通民众对历史变化的情感回应,为地方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民间视角,使历史不再只是制度与事件的堆积,而是被还原为真实的人类经验。

二、生活艺术的审美典范

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体系中,民歌往往处于“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既不同于完全自发的日常言说,也有别于高度专业化的学院艺术,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稳定而成熟的审美表达方式。崖州民歌的艺术价值并非源于对外来审美规范的模仿,而是在地方社会的生活节律、语言结构与情感经验中自然生长,体现了“由生活而艺术,又回归生活”的独特美学路径。

(一)贴合地方语言的音乐形态建构

崖州民歌的音乐形态与崖州方言的语音特点高度契合,形成了“依字行腔、腔随字转”的声腔体系,使音乐成为语言情感的延伸,而非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存在。

从音阶与旋律特征看,崖州民歌以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为基础,旋律走向多呈现平缓、舒展的特征,音程变化不追求强烈对比,而是通过细腻的起伏表达情感层次。这种旋律特征与崖州方言平稳、舒缓的语调高度一致,语言的声调变化往往直接转化为旋律的起伏。这种“语音—旋律”的对应关系,使演唱者无需曲谱,只需按照方言读音自然行腔,即可形成符合规范的曲调,正如国家级传承人张远来所言:“崖州民歌没有曲谱,说话有乐感,每个字词对应的方言读音就是谱,情感充沛,自然成调。”在节奏与结构方面,崖州民歌多体现出一种“从容”的时间感。节奏安排顺应劳动节律与日常生活节奏,不刻意追求速度变化或形式对比。根据演唱场合与功能的不同,崖州民歌的曲调可分为六大类:号子(劳动场合)、叫卖调(商业活动)、拉大调(走乡演唱)、柔情调(情歌表达)、嗟叹调(悲伤场景)、哼小调(摇篮曲、童趣歌),形成了覆盖全部生活场景的声音表达体系。

(二)含蓄内敛的审美风格生成

崖州民歌的审美价值,深深植根于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与追求强烈戏剧冲突或复杂技术展示的艺术形式不同,崖州民歌更强调平实、自然与内在情感的流动。

在审美意象的建构上,崖州民歌大量采用自然景物与生活场景作为情感载体。田野、海岸、季节更替、日出日落、酸豆树、宁远河等意象,在歌词中反复出现,构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意象系统。例如,“宁远河水清又清,哥妹连心比水长”“酸豆树下

结连理,千年不烂万年青”等歌词,通过熟悉的生活场景表达情感,既直白又富有诗意。

在情感表达上,崖州民歌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尺度,情感表达往往通过象征与暗示完成,而非直接宣泄。即便是表达爱情的情歌,也很少出现直白的情感表露,而是通过劳动场景、自然景物的描写委婉传递情愫。例如,“哥在山坡种甘蔗,妹在园中浇荔枝,甘蔗甜到根子上,荔枝红到心里边”,通过两种农作物的生长状态暗喻爱情的甜蜜,体现了高度的艺术表达技巧。

(三)情境化的审美经验生成机制

崖州民歌的审美特征,并非单纯由旋律或歌词构成,而是在具体演唱情境中,通过声音叙事、情感层级与身体参与等多重因素共同生成。从音乐人类学视角看,民歌并不是静态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社会空间中的“声音事件”。其审美经验来源于演唱者与聆听者在共同情境中的互动过程。

叙事性是构成崖州民歌审美体验的重要基础。大量曲目以日常生活事件为线索,通过平实的语言讲述家庭关系、人生遭遇或社会现实。这种叙事并不追求戏剧化冲突,而是以缓慢铺陈的方式展开,使听者逐渐沉浸于叙述节奏之中。例如,长篇叙事歌《孟丽君》全长超过千句,歌手通过连续数小时的演唱,完整讲述整个故事,听众在持续的聆听过程中,既获得审美享受,也接受伦理教化。

在情感表达层面,崖州民歌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初始段多为平稳叙述,中段逐渐累积情绪张力,尾声则通过重复句式或拖腔处理实现情感释放。尤其是在抒情性较强的曲目中,演唱者常通过延长尾音、细微滑音或即兴装饰音,将个人情感融入既定旋律框架之中。这种介于规范与自由之间的演唱方式,使每一次演唱都具有独特性,也赋予民歌以鲜明的现场感。这种以时间累积为基础的审美体验,与崖州地区相对舒缓的生活节奏相呼应,体现出地方文化对情感表达方式的深层影响。

三、文化认同的声音纽带

崖州民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与艺术的瑰宝,更是地方社会进行文化整合、构建集体认同的重要纽带。在多族群共生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自贸港建设的全新背景下,其社会整合价值愈发凸显。

(一)地方文化身份的声音标识

文化身份的建构需要依赖可感知的文化符号,而声音符号因其易传播、感染力强的特征,在文化身份建构中具有独特优势。崖州民歌作为崖州地区独有的声音文化形式,已经成为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是“崖州人”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之一。

对于本地民众而言,崖州民歌是“乡音”的典型代表,能够唤起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在田野调查中,许多外出务工的崖州人表示,听到崖州民歌的旋律就会“想起家乡的味道”,感到“亲切、踏实”。这种情感联结,正是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体现。对于旅居海外的崖州籍华人华侨而言,崖州民歌更是联系故土的重要精神纽带。近年来,三亚市崖州民歌协会多次组织赴东南亚的交流演出,受到当地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许多老华侨听到熟悉的旋律当场落泪,认为“这就是我们根的声音”。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崖州民歌常常作为海南文化的代表符号出现,向外界传递海南独特的文化魅力。2017 年第 67 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期间,各国佳丽在崖州民歌传习所欣赏崖州民歌表演后,普遍对这种“来自生活的质朴音乐”表现出浓厚兴趣,崖州民歌由此成为展示海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二)代际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代际传递,而崖州民歌在地方文化的代际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上,崖州民歌的传承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耳濡目染与社区内的口传心授完成,孩童在长辈的歌声中长大,自然接受民歌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伦理规范。这种传承方式虽然非正式,但效果显著,使崖州民歌能够传承数百年而不中断。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家庭传承模式受到冲击,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共同探索出“非遗进校园”的新型传承模式,使崖州民歌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成为代际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目前,崖州区保平小学、港西小学等学校已将崖州民歌纳入校本课程,由国家级传承人张远来、省级传承人麦宜斌等定期授课,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民歌爱好者。2025 年,年仅 10 岁的陈艺舒作为“小小非遗推荐官”,与外公麦宜斌共同登上央视《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向全国观众展示崖州民歌的魅力,标志着代际传承已取得显著成效。这种“学校教育+家庭传承+社区实践”的三维传承体系,不仅使崖州民歌获得了更稳定的传承渠道,也使年轻一代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建立起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

(三)多元文化融合的实践平台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背景下,崖州民歌作为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形式,正在成为多元文化融合

的实践平台，为外来人口融入地方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新的路径。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推进，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三亚、崖州等地工作和生活，如何让外来人口融入本地文化、构建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生态，成为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崖州民歌因其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特征，正在成为外来人口了解本地文化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来，崖州民歌传习所不仅向本地居民开放，也欢迎外来务工人员、“候鸟”人群参与学习。许多外来学习者表示，通过学习崖州民歌，他们“更了解海南的文化和历史”，“有了更强的归属感”。此外，崖州民歌也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融合中不断创新，2024 年推出的融合歌曲《港门谣》，将崖州民歌的传统旋律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一经推出便受到年轻群体的广泛欢迎，播放量超过百万次，成为传统文化创新传播的典型案例。

四、活态传承的当代实践

进入当代社会，随着生产方式、生活结构与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崖州民歌赖以生存的传统语境不断缩减。然而，这种变化并未导致民歌的简单式微，而是促使其以新的形式融入当代文化体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框架下展开多层次的活态传承与文化再生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的时代转化。

（一）当代传承的现状与挑战

经过近二十年的保护实践，崖州民歌的传承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建立了国家、省、市三级传承人体系，现有国家级传承人 1 名（张远来，2023 年入选）、省级传承人 4 名、市级传承人若干；建成崖州民歌传习所、非遗文化崖州民歌人才小院等传承阵地；收集整理手抄本超过 200 万字，记录曲目超过 1000 首；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常态化传播活动，受众覆盖数万人。

但崖州民歌的传承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一是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出，现有核心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年轻传承人数量不足，面临“后继无人”的风险；二是传统传播语境萎缩，现代流行文化对传统民歌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年轻一代对传统民歌的接受度有待提高；三是创新转化不足，多数传承仍停留在对传统曲目的原样复制上，结合当代生活的创新创作较少，难以适应现代传播环境；四是理论研究滞后，对崖州民歌的文化价值、传承规律的系统研究不足，难以对传承实践提供有效理论指导。这些挑战的存在，说明崖州民歌的保护传承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二）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

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崖州民歌的传承需要突破“博物馆式保护”的传统思路，坚持“活态传承、创新发展”的理念，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传承路径。

首先，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传承体系。明确政府、传承人、学术界、市场主体等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政府负责政策支持、平台搭建与公共服务；传承人负责传统技艺的传授与核心价值的守护；学术界负责理论研究、历史挖掘与价值阐释；市场主体负责创新转化与传播推广，形成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其次，要推动“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内容创新。在保持崖州民歌核心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鼓励结合当代生活进行内容创新，创作反映时代主题、符合年轻群体审美的新作品，增强崖州民歌的时代适应性。再次，要探索“全媒体传播”的推广模式。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现代传播渠道，扩大崖州民歌的传播范围，提高其社会影响力。例如，许多传承人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开设账号，发布民歌演唱视频，获得了大量年轻粉丝的关注，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最后，要推动“文旅融合”的活化利用。将崖州民歌与乡村旅游、文化体验等产业结合，开发民歌主题旅游线路、沉浸式演出、文化创意产品等，让崖州民歌从“舞台”走向“生活”，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同时，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

（三）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时代价值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崖州民歌的文化价值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其作为“文化会客厅”的功能日益凸显。一方面，崖州民歌是海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向国内外展示海南独特的文化魅力，提升海南的文化影响力。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自由贸易港，海南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也需要鲜明的文化标识。崖州民歌作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能够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支撑，展现海南“开放包容、传承创新”的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崖州民歌是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南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崖州民歌中包含的许多文化元素与东南亚华人文化具有同源性，能够成为海南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民歌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

未来,崖州民歌完全可以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文化名片,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听见海南土地深处最真实、最淳朴的声音,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结语

崖州民歌作为崖州地域文化的声音结晶,其文化价值具有多层次性:既是记录地方生产生活与历史变迁的“活化石”、独特的民间艺术瑰宝,也是构建多族群文化认同的纽带及自贸港建设中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资源,核心在于“活态性”——通过代际传唱持续参与地方文化建构。本研究揭示了民间音乐作为“活态文化系统”的本质,突破传统研究局限,为理解琼南多族群文化生成机制提供新视角。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需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非遗方针,推动创新转化,使这一民间艺术焕发新生,成为自贸港建设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1]罗翔宇. 媒介化社会少数民族民俗的多维传播模式——基于鄂西南土家族民俗的田野考察[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2):124-135.

[2]蔡华明. 崖州民歌传承现状与多元发展路径探究[J]. 艺术教育,2025(10):105-108.

[3]多洛肯,王榕. 论郝苏民对河湟花儿的立体阐释——从“地方性知识”到“中华文化共同体”空间观[J]. 西北民族研究,2025(5):45-52.

[4]江林龙,黄惠琳. 刍议崖州民歌的音乐形态[J]. 戏剧之家,2024(6):92-94.

[5]杨文帅,金秋实.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城市图式[J]. 民族学论丛,2025(4):33-41.

Three-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Yazhou Folk Song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Living Inheritance

CHEN Yan-fang, TIAN Er-lin

(Music Academy, Qiongtai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27, China)

Abstract: Yazhou folk song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riginating from ancient Ya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are a living carrier of multi-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single art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emory—artistic aesthetics—cultural identity”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its cultural value: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as a “living fossil”, preserves the livelihood structure and folk beliefs; the artistic dimension, based on the pentatonic scale, forms a vocal system fitting the dialect and an aesthetic temperament of “implicit, restrained, simple and natural”;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dimension serves as a cross-ethnic bond, integrating the consensus of Han, Li, Miao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living inheritance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alize the contemporary reproduction of Yazhou folk song culture, and demonstrate cultural resilience.

Key words: Yazhou folk so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inheritance; cultural identity